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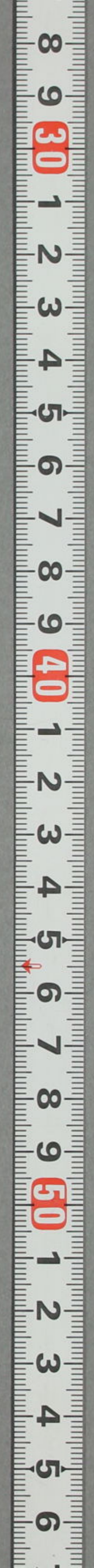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

十五

四十一

服部文庫
117
2/2
15



117
212
15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一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戒逸欲之戒

書益曰吁辭戒哉傲戒無虞虞度也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二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熙廣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違背也罔拂百姓

以從已之欲拂違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吓而後戒。又申之以儆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治安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逸樂。故首言之。若任賢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合於理之不可不成。與夫違道以求名。拂眾以徇欲。皆枚數而告戒之。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取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逞欲之事。自不肯為。又必常憂勤。常兢

畏。而不以怠荒聞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効有不可揜者。益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玄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盛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為萬世之著策。其可忽諸。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臣按此臯陶戒舜之辭。逸謂燕安怠惰之私欲。謂奢靡荒淫之好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也。故當以勤儉而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夫所

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于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臯陶所以惓惓也。禹曰：無若丹朱傲。丹朱，堯子，不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傲，虐。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也。予劓若時。劓，懲也。娶于塗山。國名，辛壬癸甲，日復出治水。啟呱呱而泣。啟，禹子。唯荒度土功。荒，大也。

臣按：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衆慝之源也。故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不分晝夜而肆其頡頏之狀，無水而強行舟，羣淫而亂家。

政所以殄絕其世也。禹以敬戒之心懲其若此，是以有室而弗違，居有子而不暇愛，獨於平土之功不敢後焉。朱惟驕怠，是以騁欲。禹惟敬戒，是以忘私。其言之於舜，亦以戒舜也。夫舜以太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臯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為法。

太康失邦。夏后氏也。昆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

雕牆。有_二于此。未或不亡_一。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為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仲虺之誥。仲虺作此。以于生。成湯。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王謂成湯。殖_{近也}也。德懋懋官。勉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

臣按。淫聲美色。迷心之鳩毒。故湯弗邇之。珠貨厚利者。害義之稂莠。故湯弗殖之。人欲消亡。天理昭著。是以勉於德者。必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必勉之以賞。用人之善。由已之善。已有不善。則改而從善。公平正大。卓犖明白。其原皆自不邇不殖始。然則人主之心。其可使有一毫物欲之累哉。

伊尹作伊訓。訓。太甲也。曰。嗚呼。先王肇脩人紀。肇。始也。從諫弗拂。弗。違也。先民時若。先民。猶言古人。時。是也。若。順也。居上克明。為下克

忠為去聲與人與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檢為約以至於有
 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敷廣也哲人賢哲之人俾輔于爾後
 嗣制官刑傲于有位傲戒也曰敢有恒舞于官酣歌于
 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
 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
 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
 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匡正也墨者貪也具訓于蒙士蒙
 蒙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用
 不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按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已者而後述其所
 以治人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
 掃地湯始修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
 居上則能明其德為民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
 故不求其備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
 如此以至於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
 難懼保之之不易也於是廣求賢哲以輔後人
 又制官刑以儆有位蓋將維持玉業於無窮也
 巫歌舞以樂神者也故恒舞于官酣歌于室是
 為巫覡之風殉猶殉葬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

不知省悟又恒于畋獵不知止息是為淫泆之風侮嫚聖人之言違拂忠直之士踈遠耆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為悖亂之風三風其綱而十愆其目也卿士有其一家必喪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繼以敗官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士以至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况太子乎故伊尹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也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弋十愆之藥石也篇將

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與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西戎遠國底致也犬高四尺曰契太保乃作旅葵大保三公之官召公奭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庸用也展布也人不易物易讀如輕易之易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殺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者戲狎之謂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

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適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也於謹終累
 太德為山九仞八尺曰仞功虧一簣簣取土器允迪茲生民保
 厥居惟乃世王

王勳臣按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
 者人臣之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
 形而後言也夫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
 賓哉而賓貢乃有不求自至者然其所獻不過
 服食器用而已無它玩好也王乃以其物錫異

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
 玉則分子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於是人不
 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無敢慢易而
 各思勉其德焉夫有德者必敬敬則不狎侮若
 狎侮君子則君子去之而無以盡其心狎侮小
 人則小人怨之無以盡其力召公先言慎德至
 此又以狎侮為戒蓋不敬乃敗德之源故也物
 之誘人因視聽而入目悅色耳悅聲苟非心有
 所主未有不反為耳自所役者故必使耳目聽
 命於心而後可也心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

其人而庶事修也。玩入喪德，即上文所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即上文所謂役耳目也。玩人則以入為戲，輕薄嫚易，未有不喪其德者。玩物則以物為戲，荒縱淫泆，未有不喪其志者。然則何以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養心，則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之謂寧。衆多之言，交至吾前，何以應之？曰道為權，是非當否，折之以理，雖波淫邪遁，其能遷乎？舜以危微精一告禹，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此內外交養之方也。召公之意，其在於是。世之人主於有益之事多

不肯為，而惟無益者是為，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知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而晉師以敗，非土性也。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鄭出也。故敗，見獲於秦，事見左傳。白狼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周穆王伐大戎，得白狼白鹿，千里馬之却，漢文所以有道。事見後卷。閩鴨之求，魏氏所以不長。魏文帝喪服未除，遣使於孫權求開鴨，事見三國志。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植子，敵以畏楚，不寶白珩，而寶觀射

父國以強。凡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一不
 驗者。此其所以為聖賢與。篇將終。又歎息而言。
 蚤夜無或不勤。前言慎德。欲其不嫚。此言勤欲
 其不怠。慎者嫚之反也。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
 慎而不嫚。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行者德之積
 微者。鉅之積。一行不慎。全德之累。微者少。忽鉅
 者不成。又以為山譬之。九仞之功。虧於一簣不
 可也。萬年之業。隳於一日。其可乎。苟能信蹈乎
 茲。則民生安。其居民生安。則王業求矣。夫以武
 王之聖。而召公戒之。勤勤懇懇。至於如此。後世

人主其可以已德為既足而厭規戒之論乎

周公作無逸。作此以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先

知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成曰穡。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謂小

以爲惟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相視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諺。鄙語也。既誕。誕。妄言也。否則侮厥父母

曰昔之人無聞知。昔之人。指人父母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

在殷王中宗。即商太嚴恭寅畏。四考皆天命自度。治

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

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暨。及也。高宗為太子時

事。作其即位也。起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信也。其惟

陰。默也。

不言言乃雍。雍。和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保。安也。惠。愛也。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謂商之生則逸。後王也。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抑。損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徽。美也。懿。美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幾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

王不敢盤于遊田。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供。貢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淫。過也。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按。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作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離者焉。或慕而為之。或

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一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遂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啟之也相厥小人以

下蓋引閭里近事明之也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以為黠而反以老成為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及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所謂昔之中材聞知者也成王亦非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成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為田舍翁乎臣謂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起安逸所以誕妄侮厥父母

餘則祖謙盡之。祖謙又曰：此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之。我聞蓋其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則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

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功，與無逸互相發也。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言享國五十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

王下章論文王之威和萬民亦此意也。

臣按舊說以祖甲爲太甲考諸史記祖甲者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與不義惟王之說叶。而以邵雍書參之。祖甲享國三十有二年。世次又正在高宗之後。故知非太甲也。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

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飲醜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呂祖謙又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念切矣。厥亦云云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已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也。則其力果安用哉。卽於康功以安民卽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柔之徽美者也。懿恭恭之淵懿者也。凡人之柔異謹愿不謂之柔恭不可也。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於民言小者蓋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

王惠綏之莫不鮮鮮然有生意也。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憂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之見之心勤而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

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橫費自無過取。所以度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為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伯主者。斑斑可見。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佚游損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坊民後世猶有妄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啟人主之好逸者。

又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錄其目。安逸以休其

身。遊豫以資風俗。田獵以習武備。此八君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浸入于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於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處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也。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付一之制皆各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

理財正辭之義也。八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君佳，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
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至于終身，不反也。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
樂，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
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
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
開其一日之樂，以為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寢深
寢溺矣。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桀、成王，知

所以法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
無所不有，而醉于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
勤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淫酒于酒，
心志悖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
則不可。酒，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
於陳戒與。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木國必畏之。
矣。詩云：幽風鳴鴉之篇，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微取也。桑
皮也。網繆，彌戶補葺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

間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臣按孟子引鴟鴞之詩以為彼羽毛微類而能於未雨之時豫為之備如此今國家間暇不能修明政刑顧乃翫細娛而忘天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如鴟鴞遠矣為國者必能憂勤兢畏以圖安而不為盤樂怠傲以自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

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甘酒曰後世必存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嘽奇也嘽飽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美人也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并登強臺臺名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音台而右間須白台間須皆美婦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夾林蘭臺

比日吉亭
櫟名
屬

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
臣按：四者之欲，人之所同。惟聖賢則能以道勝
欲，故大禹絕旨酒而不御，晉文推南威而遠之，
楚莊盟強臺而不登，晉楚之君雖未可與大禹
同年而語，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桓雖知厚
味之亡國，而寵任易牙，至於終身卒以召亂，是
自言之而自蹈之也。物欲之伐人，至為可畏。惟
人主一以大禹為師，推惡酒之心以御羣物，而
深戒齊桓之不勇，其庶幾乎。

吾太宗時，張蘊古上太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
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
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
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
人心。難得之貨，亡國之音，淫

臣按：太寶之箴亦
丹表之良規也。故剡音取其略以備
覽觀焉。

以上摠論逸欲之戒

實與諸
 其後之見史也
 其後大賈之道
 人必謂得之於
 其後之見史也
 其後大賈之道
 人必謂得之於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二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沉湎之戒

箴子

商書篇名

父師

箕子

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湎

于酒

沉謂溺于酒 醜謂醉而怒

臣按醜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不忍斥君故為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武王代紂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
也目色也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臺
 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

臣接受之惡衆矣而武王摠衆乃以沉湎為首
 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昏則衆慝所自
 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愾者志昏則無所
 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官室臺榭陂池侈
 服無不具焉豈武王以為問罪之首也夫成湯
 惟其不通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

其生也聰
 聽祖訓則
 聽祖考之故

其沉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昏
 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太命于妹邦妹邦紂都也乃穆考文王
 也肇國在也厥誥也庶邦庶士也越少正御事
 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也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也文王告教小子有
 正有事有正有官守者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
 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也惟土物愛厥心也咸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

大學衍義

卷三十一

二

祖考以立

土_裴往_邦君御事小子_{裴輔也}尚克用文王教不_腆
 于酒_也故我至于今_元受_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
 曰在昔殷先哲王_{成湯}迪_畏天顯小民_也經_德
 秉_哲自_成湯咸至于帝乙_{帝乙商}成王畏相
 也_成就_惟御事厥_恭有_恭不敢自_暇自_逸矧曰
 其敢_崇飲_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_湏于酒
 不_惟不_敢亦不_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_辟
 也_{尹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_{商紂}醜_身厥
 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_也誕惟厥縱淫_洪

非_焚喪_威儀_也用_燕喪_威儀_也民罔不_盡傷_心
 也_惟荒_腆于酒不_惟自_息乃_逸厥_心疾_狠不_克畏
 死_辜在_商邑越_殷國滅無_惟弗_惟德_馨香_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_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_虐惟民自_速辜

臣按商受淫醜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土已
 告教在位者謹戒于酒矣及成王其康叔於衛
 衛受之故都也漸染惟舊故作酒誥以訓教之
 妹邦即衛也成王之誥專為衛而作故云然也
 朝夕祀茲酒言文王之告教諸侯而下至於治

事之臣朝夕丁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為酒，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沉酗也。及我民以之喪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飲斯酒。始酒一也。飲之有度而受福，則為天之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為天之降威。觀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者衆矣。惟行以酒為行也，惟宰以酒為罪也。文王既教羣下，勿常于酒，又教之德，將無醉。凡飲酒能以德自持，則無酣鬻音之過。所謂不為酒困也。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

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孰聽之？聰則志於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為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為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酗，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既又叙成湯之謹酒，與後王之醜身為康叔戒，蓋湯上畏天，下畏民，常其德而不變，秉其智而不

惑。自是至于帝乙，皆以成君德敬輔相爲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翼之敬。雖自暇自逸，且猶不敢。况曰崇飲乎？崇飲謂相尚以飲也。是時內外大小之臣無敢酒于酒者。不惟稟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爲不敢，猶有勉強不暇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大臣之祇辟也。一時羣臣以此自勵，雖欲不與得乎？及受沉酣，其身命令不著于民，惟作怨之事，是守惟淫泆，非彝是縱，安燕以喪其威儀。考之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

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腆于酒，逸欲不忘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馨德者，穢德之對也。紂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以祀，而作怨于民，羣酗于酒，惟有腥穢上聞于天，天之喪商，無復眷愛之意者，以受自放于逸故也。天豈虛商者哉？以商人自速其辜耳。此書言沉湎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叔敬守弗渝萬世人君皆當

視爲龜鑑

蕩召穆公作以刺周厲王穆公名虎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酒爾以酒不義從式也既愆爾止止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沉湎于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其飲酒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欲爾如此哉不使爾爲而爲之是逆天也儻厲王聞而知警其庶幾乎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齊肅也飲酒溫克也彼昏不知一醉且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再交也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德將無醉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且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喪德大夫恐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相規戒如此云

賈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媒狎也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夜。武公既入。而作是詩。其三章曰。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反。反。言重謹也。一云。反。反。碩禮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幡。幡。輕數也。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僊。僊。軒舉之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抑。謹密也。曰。既醉止。威儀忸忸。忸。忸。媿也。曰。既醉不知其秩。秩。秩。序也。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呼也。呶。呼也。亂也。我邊豆。屢舞僛僛。僛。僛。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郵。過也。側弁之俄。側。側。傾也。弁。冠也。俄。傾貌。屢舞傴僂。傴。傴。不也。臣謂。傴。傴。皆。嗟。跌之狀。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孔。甚也。嘉。美也。維其令儀。令。善也。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毋俾大怠。音泰。怠。怠。匪。匪。由。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糝。五里。無。用。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糝。羊也。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二章言古者禮飲之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醉。則幡幡然而輕矣。忸忸然而媿矣。舍其坐遷矣。載號載呶矣。邊豆亂而冠弁俄矣。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僊僊然而軒舉。次則傲傲然而傾側。甚則傴僂然而蹉跌矣。君臣燕饗之間。所以觀禮而乃媿瀆如。

此則諉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爲而不出乎醉而出未至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是戕伐其德爲禍可勝計邪夫飲酒所以嘉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儀安在乎末章傳者多異辭而先儒劉彝之說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罔間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有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而淫亂邪惡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者反恥而罰之俾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至幽王方以爲

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太急用以爲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恃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爲樂謹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焉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恃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章殺殺無童者辱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謹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預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

後昏昏然醉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幽王繼宜王中興之後。使其不道不若。是之甚。犬戎豈能殺之哉。嗚呼。禽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呂祖謙謂彝於此章。雖多牽強。忿激然論酩酒之害。深切詳明。故錄之。臣今亦有取焉。庶以為方來之監云。

抑。大雅各篇衛武公自警也。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

政。顛覆厥德。荒耽于酒。女雖湛樂從。公自謂弗念厥

紹。紹繼也罔敷求先王。克共音恭明刑。刑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為也。興猶書所謂

方興言為之未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之重。廣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蓋先王之明法。未有不以耽樂為戒者。能敬奉之。則不為荒縱之行矣。

漢武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姬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紉為無道。至於此乎。對曰。書云。乃用嬖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

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干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擇，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干酒。直謂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沈湎妨政，權移外家，至于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鴆，覆之於此，遂罷。

臣按：元帝之為君，非能剛果，必為者也。其覆杯

之舉，則于聽言改過，而略不疑滯，此所以粗能自立于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為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為宇文化及所弑。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以上論沉湎之戒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學衍義卷之三十三

宋學士蒲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荒淫之戒

牧誓武王誓師也王曰占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雌也

也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姐

也也昏棄厥肆祀弗肆陳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大學衍義 卷三十三 荒淫之戒

是也。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臣按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如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戾逋亡之人。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由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乏。

詩谷風即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宜美有寵而失美繼是以

化之而谷風之詩作靜女同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同刺衛宣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二千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為伋駘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與朔。朔與其母慙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鄘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喪于頑通。於惠公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上同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夫人。即宣姜也。

桑中上同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上同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定之方中上同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

河。野處漕邑。齊桓公饗戎狄而封之。

蟋蟀上同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

人不齒也。

氓上同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

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為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為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讒殺子。而二子乘舟之詩。作。未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為子宣姜。而牆茨。借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為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蟋蟀之詩。所由作也。始末

凡十餘詩而事之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
燕婉之求。籩蔩不鮮。一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
施。籩蔩仰而不俯。戚施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
能為入者也。燕婉指彼而言。謂其為人安正順
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
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自
是及壽死。而國俗敗。子頑象之。上烝君母。衛君
父子之行。皆同於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
安得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夷狄非能滅
中國也。以中國自為夷狄。而後夷狄得以肆焉。

氣類之相感也。求之古昔。蓋莫不然。原宣公之
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是之
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
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茨。一章曰。中
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一章曰。
不可詳也。二章曰。不可讀也。蓋淫荒穢褻。汗人
牙頰。言之且不可况可詳之讀之乎。夫言猶不
可。聖人乃著之於經。何也。善乎先儒揚時曰。自
舌淫亂之君。自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
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

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非之臣今列此於篇者欲明人君一以淫泆導其民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迺其民則變狄而華其機猶反掌爾若陳株林澤陂等詩皆為淫昏而作其禍敗往往略同不能悉舉也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肴有也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國

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卦臣不敢蔽蔽掩也蔽兆之紀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身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瘳愈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以女進也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比也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

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嫡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事見前臣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姐已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內。故以此言之。無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姐已之

今此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獸奔豕突。皆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皆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曰。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曰。節之。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

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蓄禍與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極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也。禦止。吾是以云。

鄭子產如晉問疾。子產鄭大夫各僑叔向問之。叔向晉大夫子產

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

冬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露猶上瘠也茲心不爽。爽明也而昏亂百度。百度百為之法度

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宮不及同姓。內

謂嬪御也男女辨姓禮之太司也。司主也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姬晉姓也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四姬

有省猶可也。省減也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肝未之

聞也。肝叔向名

臣按醫和子產之論略相表裏。夫陰根於陽。故女為陽物。人道以父。故曰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以其陽物。故生內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眾疾之源。淫於色。則心為之荒惑。其能不生疾乎。故子產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

矣。然則醫和之責大臣何邪？大臣之於君所以傳之德義而保其身體者也。求之於古，惟周公爲能以此自任，故無逸之作，丁寧告戒，無淫于逸，使成王求其天命，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廢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夫一人者，非姦非慝，徒以昧於大臣之職，不能止君之淫，猶不免責。况以姦慝之心，導君於淫者，其罪可逃，誅哉！子產之所謂四時，何也？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之也。夕無所聽，修令而已。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逸之也。動靜有

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爲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惑溺無節乎？又况可以一之者乎？一云者，自蚤至夜，惟欲是從也。內官不及同姓，若是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子產特因晉之有是，故以規之。爾。姐已褒姒，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矣。子產醫和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故併著之。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杏，黃金塗。切，門限也。千結反。杏，具其限也。白玉階。陛，壁帶。壁上橫木。往往爲黃金

鈿音藍田壁明珠翠羽。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成帝素彊。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雜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鍍也。

臣按昭儀之始入也。姿質穠粹。見者嗟賞。獨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此老官嬪也。為披香殿博士。立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火德也。其事見司馬

光通鑑。示褒姒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縈之異。縶孤箕服之祥。國語雖近。恠然豔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生也。必矣。禍水之說。近是。故併附焉。

唐玄宗貴妃楊氏。始為壽王妃。壽王。元宗子也。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納禁中。臣按此。即新臺之比也。元宗於是無復人理矣。異之。即為自出。妃意者。巧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智筭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進冊貴妃。三

妹皆美劭。帝呼為姨，封韓號。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臺省州縣奉請，托奔走期會。過詔勅，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他日，妃以譴還第。比中吳，帝尚不御食，咎怒左右。高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由是愈見寵。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文錦繡官及治瑒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秘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恠珍，入貢動駭耳目。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

忠導以劔南旗節，遺鈿墮鳥，瑟瑟璣珩，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妃嘗養祿山，或以絲與昇之。帝聞，賜妃洗兒錢。祿山在禁中，或通夕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不禁也。及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庭。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謀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繼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

史臣歐陽脩曰嗚呼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唐自高祖至于中宗再罹女禍謂武韋也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為鑒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

以王鉷為色役使併責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踈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托府縣峻於制勅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反叛則毒又甚於兩河矣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猶憚斃其死也自非陳玄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臣按後世淫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以召亂者

衆矣。而漢飛燕唐太真最其著者焉。傳曰：夫有
七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成帝明皇
當承平富庶之餘，而忘持盈守成之戒，志念所
營，惟在聲色，而尤物出焉，妖姿蕩目，狡謀銖心，
一君流連荒縱，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
亂萌，已伏於閨闈中。故燕啄皇孫，國嗣絕載，昇
祿兒反謀，決曾未幾時，而鼎祚移戚家，兵塵暗
宮闕矣。色之爲禍，慘於鎬鉞，而烈於燎原之火，
大抵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唐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子。又別

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
人由此用事，以至於亡。莊宗嘗與羣優戲，四顧而呼
曰：李天下，李天下，伶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
羣伶亦大警駭。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尚
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時
諸伶獨新磨尤善俳，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國亂政
者，有景進、史產、瓊、郭門、高爲、晟，是時諸伶出入宮掖，
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
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
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遇奏事，殿中左

大學衍義 卷三十三
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官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恠當實以入乃息莊宗欣然其後素艱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莊宗後因事戲之謂其教王溫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以射踏左右皆奔走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脩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千數伶人困之而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臣謂倡優子女其同類者也故以附于女寵之後爲世戒焉

以上論荒淫之戒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三

